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7 1931

63

T Ch L R 2458/3 2 13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七

起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〇止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凡二十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元世祖中統元年係正統之始故其勳臣封爵亦得附見至宋帝昺降元大書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三年例詳第五十九卷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庚申

宋理宗

景定元年

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於新生磯。○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名似道還朝。○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名入朝。

白氣如匹練亘天。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奏。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名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似道既相。權傾

魯公趙葵 改封益國公。二年。以江東西宣撫使。除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府。又改封魯國公。至度宗咸淳二年再見。

衛公賈似道 改封肅國公。二年。以右丞相拜少師。又改封衛國公。至度宗咸淳元年再見。

吳侯王堅 封七年卒。

醴陵伯皮龍榮 初以吏部侍郎封醴

元世祖

元世祖中統元年

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建元中統。歷四年。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始改蒙古國號曰元。十三年。受宋降。在位又十九年。壽八十。

夏四月。主忽必烈立。○初主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於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主然之。遂即位。

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初定官制。○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

阿里不哥稱帝於和林。○阿里不哥聞主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於和林。

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

德清王怯台 木赤台子。怯台材武過人。自太宗至主歷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至主至元十八年再見。

雍公賀賁 貴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主即位。授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贈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子仁傑。仁宗時卒。追封雍國公。後又追封奉元王。

附

高麗

國王王瞮卒。初瞮遣世子倎入覲蒙古。留三年不遣。至是蒙古主命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仍赦境內。○倎遣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韓卽入賀蒙古主卽位。蒙古主以印及虎符賜王。

宋理宗

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
五月。饒虎臣罷
戴慶炣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
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李璮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眞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旣立。欲來修好。因使郝經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似道恐謀洩。竟拘留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亦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陵縣男。至是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禮陵縣伯。明年再見

元世祖

爲左丞。五月。文謙罷。○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卽位。國家興廢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阿藍荅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爲變。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等要結狀。希憲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又摘蜀卒四千。命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帥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上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主在藩邸。召對。甚見禮重。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

元世祖

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主皆從之。

六月。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畧使。

秋。七月。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如宋修好。○主既立。欲修好於宋。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如宋。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宋。賈似道拘留於眞州。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冬。十二月。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八思巴年十五。謁主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辛酉

宋理宗 景定二年

春。二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竝從祀。○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竝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竝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朱熠罷。

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

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於循州。○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寘於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於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壽沙公皮龍榮

進封醴陵縣伯。二年。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進封壽沙郡公。至度宗咸淳八年再見。

許公董槐

封濠梁郡公。八年。初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是除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封吉國公。尋改封許。明年再見。

元世祖 中統二年

夏。四月。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主悅。

五月。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宋將劉整以瀘州降。○整驍將也。既得之。由是盡得宋事虛實。

冬。十月。主擊阿里不哥於昔木土。敗走之。○主以阿里不哥逆命。自將討之。與戰於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

東平王霸突魯

初從主征伐。為先鋒。○憲宗崩。阿里不哥搆亂和林。主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主至開平即位。還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是年卒於軍。成宗時。追封東平王。諡武靖。

安肅公張柔

自太宗憲宗時。為軍民萬戶。至是請致仕。封安肅公。至主至元四年再見。

附 高麗

國王王倎朝於蒙古。○倎更名禃。遣世子愖奉表聞於蒙古。蒙古遣里察等護愖還國。禃尋遣使入謝。

宋理宗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幾陷其城。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大敗退走。詔以興妒功啓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先是似道欲汚衊一時閫臣。且怨士璧嘗侮己。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

元世祖

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主引還。

濟南公張榮

榮。濟南人。太祖時授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主即位。封濟南公。致仕卒。子七人。長邦傑。襲爵。孫四十人。宏襲邦傑爵。

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沈炎罷。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

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爲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宋理宗

壬戌 景定三年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呂文德復瀘州。○劉整率所部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二月。皮龍榮罷。○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諸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李璮復淄州。○璮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璮於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封陳光昺爲安南王。故相吳潛暴卒於循州。○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歿。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

資公焯 皇孫。授容州觀察使。封資國公。卒。贈保靜軍節度使廣國公。

齊王李璮 李全之子也。以漣海三城叛蒙古來歸。獻京東郡縣。詔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蒙古遣將討璮。璮見殺。

許公吳潛 改封許國公。四年。卒。

晉寧公徐清叟 封十四年。卒。謚忠簡。

許公董槐 改封二年。卒。謚文清。○槐論事

元世祖

中統三年

春。正月。修孔子廟。○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叛。降宋。二月。王文統伏誅。○璮自主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主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名其子彥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戍兵。以漣海三城歸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於璮。事覺。殺之。夏。四月。李璮陷淄州。命丞相史天澤討之。圍濟南。○璮襲益都。遂陷淄州。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討璮。復命天澤往。詔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秋。八月。復取濟南。斬李璮。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略使。○初李璮有沂漣兩軍二萬人。勇而善戰。哈必赤既破李璮。乃以分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曰。彼爲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時山東尚未靖。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於庭下。山東

燕王真金 主嫡子。始封。至主至元十年再見。

廣寧王爪都 也速不花子。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見別里古台傳。

泰公黑馬 太宗時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萬戶。至是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畧使。時瀘州被圍。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黑馬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遂卒。累贈太傅。追封

附

高麗 遣使朝貢於蒙古。

安南 國王陳日煚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於子光昺。遣使告宋。且貢象二。宋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光昺又遣人請降於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亦加封冊。按宋史安南傳作陳威晃。元史安南傳作光昺。今從元史。

宋理宗

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璮死之。○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明日蒙古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

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訴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於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於水而死。

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交永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抑學。於輔廣。廣難其善學。槐居官。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每有所奏。帝輒稱善。

丹陽公丁大全

進封五年。竄新州。未幾卒於道。

寧海伯葉夢鼎

以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寧海伯。明年再見。

元世祖

以安。

九月。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詔曰。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隷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隷山東。

冬。十月。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主然之。

秦國公謚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元禮顯。

宋理宗

癸亥 景定四年

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毖。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爲簡閱

臨海公葉夢鼎

封寧海伯二年。以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又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至度宗咸淳五年再見。

元世祖

中統四年

春。正月。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樞上言比年以來。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主納之。

三月。始建太廟。○初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主既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朮赤察合台。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

附

秦公按竺邇

初隷太祖子察合台部。以善射名。太宗卽位。尊察合台爲皇兄。以按竺邇爲元帥。自太宗至主。按竺邇屢有戰功。至是卒。仁宗延祐元年。追封秦國公。謚武宣。子十人。徹理國寶最

高麗

國王王禃。是年凡三遣使入貢於蒙古。

剗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書院事。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

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夏。四月。陞開平府爲上都。

秋。七月。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皁隷僮僕。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主從之。

知名。國寶至主至元四年再見。

營公高天錫

故營國公宣之子也。天錫事主潛邸。甚見親幸。至是授燕京諸路奧魯總管。累官兵部尚書。卒。後贈太保。

宋理宗

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管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於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蒙古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遣使至鄂。請於呂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追封營國公。謚莊懿。子謙。後亦以兵部尚書卒。追封營國公。謚宣靖。

甲子

宋理宗

景定五年

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償於田主。其禍尤慘。何夢然罷。

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清水伯王堅

封六年。卒。謚忠壯。

元世祖

至元元年

秋。七月。阿里不哥自歸於上都。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阿里不哥自昔土木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答失等三人及其謀臣不魯花。脫里察。脫忽思等來歸。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

八月。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翰林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入都於燕。○劉秉忠請定都於燕。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改元大赦。

冬。十一月。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附

高麗

國王王禃朝於蒙古。尋即還國。

安南

國王陳光昺遣使入貢於宋。宋不受。仍厚賚以獎恭順。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遠州。○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楊棟免。○棟以彗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於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賈似道請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貫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illegible]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宋度宗

乙丑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理宗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

三月。葬理宗皇帝於永穆陵。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驟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臨川王乃裕

帝兄。初以少保保寧軍節度使致仕。至是卒。追封臨川郡王。

魏公賈似道

改封衛國公。六年。拜太師。又改封魏國公。至帝㬎德祐元年再見。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

冬。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元世祖

至元二年

秋。八月。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許衡於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主不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累日。

附

高麗

國王王禃遣弟琠入貢於蒙古。自是終世祖二十一年。入貢者凡三十有六。

宋度宗

丙寅

咸淳二年

春正月以李可爲監察御史○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巳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

冀公趙葵

改封魯國公七年以少傅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又改封冀國公卒謚忠靖○葵少從李燔爲有用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元世祖

至元三年

春二月以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主謀南侵子貞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弗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秋七月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主在藩邸聞之名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既即位以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北平王那木罕

主第四子始封至十九年再見

廣平王阿魯圖

故廣平王博爾术四世孫以知樞密院事襲封至順帝至正十一年再見

附

安南

國王陳光昺遣使如宋賀登位獻方物

日本

先是高麗人趙彝等言於蒙古主曰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至是命兵部侍郎黑的等充國信使持書至國諭國王通問結好

高麗

蒙古遣使日本詔國王導去使至其國

五月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

丁卯

宋度宗

咸淳三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

帝釋菜於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又升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於建昌軍。籍錄其家。

三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爚尋罷。○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

福王與芮 帝本生父也。嗣封榮王。二十七年。以太師判大宗正事。改封福王。主榮王祀。至帝㬎德祐二年。降元北遷。

吉公程元鳳 封新安公。十五年。拜少師右丞相。進封吉國公。明年再見。

合沙公常挺 以吏部尚書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明年再見。

元世祖

至元四年

春正月。許衡謝病還懷孟。○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況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

附

雲南王忽哥赤 主第五子。始封卒年無考。至十七年。子也先帖木兒襲爵。

武都王孟速思 初爲斷事官。主欲用爲丞相。固辭。至是卒。諡敏惠。武宗時追封武都王。改諡智敏。子九人多至大官。○孟速思世居北庭。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名見大悅。以授憲宗。以復事主於潛邸。日見親用。憲宗崩。孟速思勸主即帝位。由是眷顧益重。孟速思剛嚴謹信。番居帷幄謀議。世莫得聞。

安南 國王陳光昺遣使入貢於蒙古。

百濟 遣使朝於蒙古。

宋度宗

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
不許○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
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
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
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
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
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
此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
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
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
帝不許
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
院事
冬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
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元世祖

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
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
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
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
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
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
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
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
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
今日之比矣書至萬餘言大約以
大學修身為之本主嘉納之衡多
病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
歸懷孟
冬十二月城白河口○劉整言於主
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
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
則宋可平也主從之詔徵諸路兵
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
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
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城其地宋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
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
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
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
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耳
議者竊笑之

梁公國寶
故秦公按
竺邇子為
蒙古漢軍
元帥兼文
州吐蕃萬
戶府達魯
花赤卒後
追封梁國
公謚忠定
子世榮世
延○國寶
治文州有
善政時扶
州諸羌未
附國寶宣
上威德諸
羌酋長皆
歸款

蔡公張柔
封安肅公
七年判行
工部事城
大都進封
蔡國公尋
卒後追封
汝南王謚
忠武子十
一人弘畧
弘範最顯
弘畧至成
宗元貞二
年再見弘
範至至元
十七年再
見

宋度宗

戊辰

咸淳四年

春。正月。留夢炎罷。

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詔免諸州守臣奏事○葉夢鼎上言。祖宗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無負臨軒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不報。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常挺卒。

行義役法。

惠公謝方叔 進封十八年。奪官爵。至七年再見。

合沙公常挺 封二年。卒。

元世祖

至元五年

秋。七月。立御史臺○主詔諭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月。阿朮劉整圍宋襄陽○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一月。以和禮霍孫爲起居注○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主卽以和禮霍孫爲之。

河平王昔佶吉 始封。○見本紀

寧公高智耀 爲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主求報聘之使。智耀入見。請行。卽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後追封寧國公。謚文忠。○智耀初被主召。見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累千百言。主異其言。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除之。以厲風俗。主從之。卽拜翰林學士。智

十二月。包恢罷。

吉公程元鳳 進封二年。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

宋度宗

夫意哉。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更薦拔之。每日。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信安侯馬天驥

封十三年。卒。

元世祖

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是立御史臺。用智耀之議也。

隴西伯董文蔚

俊次子。中統初。為武衛軍千戶。主北狩。酉屯上都。李璮據濟南反。文蔚力戰。破其城。璮伏誅。奏功還。至是卒於上都。泰定中。追贈隴西郡伯。○文蔚重厚寡言。讀書忘倦。事母孝。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

己巳

宋度宗

咸淳五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於赤灘圃敗績○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

益公憲

皇子始封明年再見

衛公呂文德

以少傅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先是文德知鄂州許蒙古置榷場每以爲恨曰誤國家者我也至是疽發背卒後追封和義郡王

元世祖

至元六年

春正月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主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阿合馬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主不許○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

附

梁公木花里

察罕長子初攻宋自江陵畧地回至安陽灘宋兵扼歸路木花里奮擊敗之都元帥阿朮墜馬爲宋軍所追及木花里挾之上馬鏖戰退宋兵由是得免授蒙古軍萬戶復攻襄樊

高麗

國王王禃爲權臣林衍所廢立安慶公淐禃弟也淐蒙古主遣將討衍淐表訴國王禃遘疾令淐權國事蒙古益兵壓境禃遣使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是歲都統領崔坦等以

呂文德文德名置麾下累官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罷○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洩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於新郢敗績○詔以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蒙古整舟師以備新城貴趣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冬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文虎似道壻

臨海公葉夢鼎

進封七年爲右丞相累表求去帝不許至是授福州安撫使進封信國公不拜未幾復名爲相夢鼎引疾力辭扁舟徑歸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德祐二年端宗即位於

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三月圍宋樊城鹿門

秋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禃而立安慶公淐主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止誅衍餘無所問

有功卒於軍贈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謚武毅

林衍之亂卒西京五十餘城附蒙古蒙古尋改爲東寧府

福州。名爲少師。夢鼎聞命。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又二年卒。子應及。應有。

南康公江萬里

初以參知政事。出爲江東轉運使。至是名拜參知政事。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尋致仕。至帝㬎德祐元年再見。

潼川公姚希得

初以資政殿大學士潼川郡公致仕。至是卒。○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於上而人莫之知者。

宋度宗

庚午

咸淳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特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以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十二月。陳宗禮卒。

益公憲

封三年。卒。

盱江侯陳宗禮

以簽書樞密拜參政殿學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盱江郡侯。謚文定。

元世祖

至元七年

春正月。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謇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既罷。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主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多智巧言。主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主問之。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

三月。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衡被徵入朝。時阿合馬勢傾中外。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主不許。

冬。十一月。城萬山。○張弘範言於史天澤。請築萬山以斷襄陽之西。立柵灌子灘以絕襄陽之東。天澤從之。遂築萬山。使弘範軍焉。自是襄樊路絕。

附 高麗

國王王禃朝於蒙古。蒙古主以脫脫朶兒焦天翼爲本國達魯花赤。護送還國。仍下詔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衍者。雖舊在其黨。亦必重增官秩。蒙古東京行省趙璧奏衍已死。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蒙古主詔禃曰。向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茲將經畧於彼。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禆贊方畧。期於有成。

宋度宗

辛未

咸淳七年

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爲陣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冬十二月初置士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蹟稍異者黜之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秀王與澤至 初以少傅嗣秀王至是卒追封臨海郡王

建公昰 皇子授左衛上將軍封建國公至十年再見

惠公謝方叔 奪官爵四年詔敘復致仕明年再見

元世祖

至元八年

夏五月詔東道兵圍宋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三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九月弛四川茶鹽之禁○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清河侯張子良 以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卒追封清河郡侯諡翼敏子二人長懋次亨

附

高麗

春國王王禃遣樞密使金鍊奉表爲世子愖請婚於蒙古蒙古主許婚禃尋遣使如蒙古表謝○是歲蒙古忻都討珍島平之餘黨竄入躭羅

宋度宗

壬申

咸淳八年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貴順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洩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及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

惠公謝方叔

復封二年。卒。

鄱陽公馬廷鸞

爲右丞相。累疏乞歸。以觀文殿大學士封鄱陽郡公。致仕。尋卒。

壽沙公皮龍榮

進封十二年。初龍榮知爲賈似道所忌。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復名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

元世祖

至元九年

春。正月。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改中都爲大都。

秋。七月。詔自今凡詔令以蒙古字行。

冬。十一月。宋遣使來。封劉整事覺。主命磔使者於市。且移書責宋執政。

初立會同館。

十二月。宋將昝萬壽來攻成都。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棄城遁。詔以邊城失守。罪在主將。械忠範至都治之。

安西王忙哥剌

主第三子。始封。至十七年再見。

附

高麗

國王王禃。遣齊安侯淑賀元建國號。○以兵六千從元軍征耽羅。

日本

高麗王以元主之命來致書。令通好於元。不報。

宋度宗

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祔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於衡州。道卒。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還。○時祀明堂。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請帝郤輅乘逍遙輦還宮。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

藥卒。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使者爲元所殺。○朝廷患整爲元用也。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疏奏。願上勵精寡欲。收人心。固邦本。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

宋度宗

咸淳九年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樊被圍四年。天順富力戰不爲卹。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元將阿朮斷絙燔橋。襄兵不能援。樊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帥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文煥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畱己。樊城既陷。元將阿里海涯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涯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文煥乃出降。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三月。詔城清口。○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於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於中書。○襄城既失。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洩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嘉公㬎

皇子。授左衞上將軍。封嘉國公。明年即大位。是爲帝㬎。

元世祖

至元十年

春。正月。克宋樊城。

二月。宋將呂文煥以襄陽降。主以爲襄陽大都督。

三月。立燕王眞金爲太子。○時眞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眞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眞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秋。七月。許衡乞罷。許之。○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主又命諸臣議其去畱。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是歲。諸路大水。蝗。

燕王眞金

封十二年。立爲太子。至二十二年卒。成宗時。追謚文惠昭孝皇帝。廟號裕宗。

附

安南

入貢於宋。

高麗

國王王禃以兵從元忻都至躭羅。撫定其地。

緬

西南夷地。接大理。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元主初遣使招諭。國主至是國主遣使隨元使者入朝於元。

宋度宗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溍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溍兼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於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於循州。○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隷庸材。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人城馬鬉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合州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於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鬉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珏聞合剌至。乃張疑兵於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鬉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

甲戌

宋度宗

咸淳十年

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二月。趙順孫罷。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卽位。太后臨朝稱詔。○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躭於酒色。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緖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敝寖甚。亡國不於其身幸矣。

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脃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

吉王昰 度宗子。帝㬎兄也。封建國公。四年。帝㬎卽位。以左衞上將軍。拜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吉王。德祐二年。改封益王。卽帝位。是爲端宗。

信王昺 度宗子。帝㬎弟也。是年三月。封永國公。帝㬎卽位。進今封。至帝㬎德祐二年。端宗立。改封衞王。後卽位。是爲帝昺。

元世祖

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於西域。嘗入奏事。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八月。以博羅懽爲中書右丞。

太保劉秉忠卒。

命伯顏史天澤帥師伐宋。○阿朮自襄樊既下。奏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伐。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伯顏不可。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荆湖。博羅懽阿荅海。劉整塔出董文炳行中書省於淮西。兵凡二十萬。伯顏陛辭。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九月。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伯顏破宋新郢。○伯顏至水濼。前部將武顯言。水溢難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宋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横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

東平公張昉 以兵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莊憲。子克遹。

趙公劉秉忠 以太保卒。尋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改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愼密。不避艱難。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

附

高麗 世子愖以至元十年入侍元主。至是元主以女歸愖。愖尋還國。○國王王禃卒。以遺表上元主。言世子愖孝謹可付後事。元遣使冊封世子愖爲高麗國王。

宋度宗

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

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於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

南城侯包恢

初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帝卽位。名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謚文肅。○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詳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侍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

元世祖

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栰。設攻具。伯顏襲城。世傑力戰。軍不能前。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宋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來追。伯顏殺之。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宋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呂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宋都統邊居誼。居誼不荅。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文煥乃麾兵攻城。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伯顏遂進兵攻渠復州

十二月。伯顏渡江。遂趨鄂州。○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宋將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我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

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

宋度宗

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
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
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
釋道祖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元伯顏遣程
鵬飛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
之。奕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
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
呂氏舊部曲。盡望風款附於元。奕
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其孝如此。

元世祖

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
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
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
進薄陽邏堡。貴帥衆來援。阿朮卽
以昏時帥四翼軍。𢌞流二十里。至
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
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
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
軍先渡。爲宋荊鄂都統程鵬飛所
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
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鬬。追
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
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
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宋將夏貴聞
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
遁。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
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
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
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
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

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宋知漢
陽軍王儀以城降。
宋鄂州降。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
涯戍鄂。遂引兵東下。○鄂恃漢陽
爲蔽。漢陽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
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
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
何待。會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
宋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
不能守。遂以州軍降。伯顏因檄下
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荊湖宣撫使。
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
守鄂。規取荊湖。而自帥大衆與阿
朮東下趨臨安。
宋陳奕以黃州降。

宋帝㬎

乙亥

帝㬎德祐元年

諱㬎。度宗次子。在位二年。降於元。

春。正月。葬度宗皇帝於永紹陵。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名爲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降元。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术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似道畏元劉整不敢發。

南康公江萬里

封七年。初以左丞相致仕。至是卒。追封益國公。後加謚文忠。子鎬。○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

元世祖

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宋呂師夔以江州降。○師夔設宴。以庚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中書左丞劉整卒於無爲軍。○初南侵時。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宋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憤死。宋范文虎以安慶府降。伯顏承制授

鎭陽王史天澤

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卒。贈太尉。謚忠武。後追封鎭陽王。○天澤至眞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

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似道至安吉州。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與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水上。從者斂之。

衛公賈似道

改封十六年。以罪貶循州。爲監押官鄭虎

文虎兩浙大都督。二月。大軍次池州。宋權州事趙卯發自經死。都統張林以城降。命子北平王那木罕鎭北鄙。以安童行省院事。○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那木罕率諸王鎭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伯顏大敗宋兵於江上。宋江淮州軍俱相繼來降。拔宋饒州。尋爲宋將所復。郝經歸自宋。卒。○主復遣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至宋。問經所在。宋遣經歸。經道病。主敕尚醫近侍迎勞。至大都卒。謚文忠。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於學。博羅懽入宋漣海州。

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

宋帝㬎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師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於元。伯顏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元伯顏。復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遣囊加歹報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以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

池州陷於元。權守趙卯發死之。○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卯發降。卯發憤氣塡膺。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於元。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婢僕。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江淮州軍盡陷於元。○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常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揉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

臣所殺。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尋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拘似道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

元世祖

三月。伯顏入宋建康。○主詔伯顏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

宋令狐槩以廣德州降。

宋潛說友以平江府降。

宋五郡鎮撫使呂文福來降。

禮部尚書廉希賢至宋獨松關。爲宋守將張濡所殺。○主遣希賢及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如宋。希賢請兵自衞。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宋獨松關。宋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宋使人移書軍中。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阿里海涯入宋岳州。

夏四月。阿里海涯攻宋江陵。高達朱禩孫等以城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宋荆南州軍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阿朮敗宋兵於眞揚州。

六月。汪良臣攻嘉定。宋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降。○詔以萬壽領西川行樞密院事。

秋七月。圍宋重慶府。○宋昝萬壽旣

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宋帝㬎

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术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术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术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鋭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鎭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饒州陷於元。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萬里及子鎬相繼投沼中。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謚文忠。

行宮留守趙溍棄建康而逃。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

元世祖

降。西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主命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以伯顏爲右丞相。阿术爲左丞相。○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术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术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术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戸宋都䚟及呂師䕫李恒等取江西。

八月。以廉希憲行省事於江陵。○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希憲録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拔宋泰州。

冬。十月。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十一月。阿剌罕拔宋廣德軍四安鎭。宋都䚟等軍次隆興府。宋劉槃以城降。○宋江西州軍相繼歸附。

伯顏拔宋常州。

阿剌罕破宋獨松關。

董文炳入宋江陰軍。

十二月。伯顏入宋平江。○宋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伯顏於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

宋黃萬石來降。

宋帝㬎

請堅蹕未決。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衞。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衞。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毎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

遣元行人郝經還。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

宋帝㬎

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元博羅懽軍下邳。陷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元。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或言震謀刦帝遷都。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名震計事。伏壯士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元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於京。檄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爲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鑑既去。太皇太后名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

宋帝㬎

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艮貴
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
人錢訔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
出兵以拒元。○世傑遣其將閻順
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
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鬭於中天。一星隕。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
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
位而遁。詔戒禁之。○元兵旣近臨
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
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
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
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
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
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
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
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
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
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
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
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
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三
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
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
殺之。
岳州陷於元。○岳州安撫使高世傑。
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船數千艘。扼荆江口。元阿里海涯
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
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來擊。
世傑敗走。力屈乃降。尋見殺。岳州
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

宋帝㬎

鎭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降。○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鎭。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於是歸峽及荆門諸郡相繼降元。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

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以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眞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眞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於老鸛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揆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巳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元汪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

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與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無藉此求閒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宋帝㬎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术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圌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諸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术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賈似道於循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倖詐貪淫。禍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名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

宋帝㬎

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復皮龍榮官。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名宜中於溫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爲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帥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師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皐等臨安獄。而手詔名

宋帝㬎

宜中於溫州。罷𢶗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𢶗淸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元軍圍重慶府。○張珏固守重慶不下。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鎭。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郤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

宋帝㬎

及元兵至帯慷慨登陴與諸將分
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
不令而集帯日以忠義勉將士死
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
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

陳仁錫曰似道蠹國殃民滅宋
三百年社稷天地不容神人共
憤當時紀綱不明縱惡養姦有
能手刃此賊以謝天下眞千古
快心事如鄭虎臣者亦安可少
也

元阿朮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
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
芝之志益堅

陳合免○坐困廖瑩中家貲故也

元伯顏渡江分兵為三道阿剌罕奧
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
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
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澉浦華亭
以范文虎為前鋒伯顏及阿答海
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
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常州告
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將兵赴援
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
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
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
下無一人降者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
鏞同簽書院事

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戍將
趙淮死之召文天祥入衛

江西州軍為元將宋都䚟李恒等所
陷都統密佑逆戰於撫州死之○
宋都䚟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
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
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
時黃萬石開閫州治聞兵至奔建

昌。都統密佑帥衆逆戰。元軍圍之
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
板斷被執。宋都䚟曰。壯士也。欲降
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
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
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就刑。
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常州爲元伯顏所陷。民被屠。知州事
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
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
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日夜攻不息。
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
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竝
進。城遂破。訔炤與安節俱死之。師
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爲鎭王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後爲
廉希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
不許。○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
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
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
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
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
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
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
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
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
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
氏納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
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
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

宋帝㬎

別遣人奏上都。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覬成和議。

元伯顏入平江。○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岳等爲高郵嵇聳所殺。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

宋帝㬎

德祐二年

是年五月以後為端宗景炎元年○端宗諱昰度宗長子陳宜中等立於福州在位二年年十一

春正月潭州為元阿里海涯所破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於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力不能支知衡州尹穀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名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出降由是袁連等州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陳文龍黃鏞遁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

元世祖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阿里海涯破宋潭州○宋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

伯顏軍次宋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時宋諸關兵皆潰

宋太皇太后遣使至伯顏軍奉璽表以降○初宋遣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乞存境土以奉蒸嘗至是伯顏進軍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宋遣楊應奎奉傳國璽及降表至軍前伯顏受之其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勞興師問罪臣非不欲遷辟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民祈哀請命

宋遣吳堅文天祥至伯顏軍伯顏執天祥○伯顏召宋執政議降事堅及天祥至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兀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二月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宋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

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宋遣其丞相吳堅賈餘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伯顏命文天祥與堅等北行○伯顏嘗引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

附

播公楊邦憲 仕宋為播州安撫使是年宋主降邦憲奉版籍來附授龍虎衛上將軍仍播州安撫使卒追封播國公諡惠敏子賽因不花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高麗 國王王倎更名賰遣使告於元

安南 遣使入貢於元

宋帝㬎

使常楙參知政事。○日
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
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
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
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
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
元兵迫行都道隆由武
康臨安縣境勤王。戍將
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
淳閉閤自經。元兵追道
隆執之守者少怠道隆
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
臣於元○陸秀夫自元
軍還。言伯顏不肯從伯
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
遂遣岊如元軍。
常楙遁以夏士林簽書樞
密院事士林亦遁。

元世祖

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解之。天祥
并斥其父子兄弟合族爲逆。文煥等慚恚。
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至鎮
江遁去。
伯顏使范文虎追宋益王廣王不及而還。○
伯顏聞宋二王出嘉會門。渡浙江而南。遣
文虎將勁兵五千追之。不及。執其駙馬楊
鎮還臨安。
宋夏貴以淮西降。○阿术屯淮南東道。其西
道屬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初
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
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來納
款。詔以貴爲淮西安撫使。
三月。伯顏入臨安。以宋主㬎及其太后全氏
福王與芮等北遷。○伯顏自湖州市入城。
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
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分
諸將。時宋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
明日。伯顏將發臨安。阿塔海詣宋主宮。宣
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宋主及其太后入

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
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
州。○初名文天祥知臨
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
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
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
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
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
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
之。
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
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太皇太后遣使奉璽降元。
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元伯顏軍皋亭山。遊騎
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
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
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
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

覲。太后泣謂主㬎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
拜謝。禮畢。宋主及太后肩輿出。與福王等
偕行。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宋宮。
伯顏以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於臨安。○伯
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文炳經畧閩浙。以
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
帥宋都䚟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
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
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以益王起兵福州。傳檄嶺
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以江路既
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
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
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
敢輒棄戍哉。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
子也。
夏。五月。伯顏以宋主㬎至上都。降封爲瀛國
公。○初宋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
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

宋帝㬎

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遣使名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於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於海。○世傑次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天祥為伯顏所執。堅尋還。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

元世祖

食飲者數日。宋主及其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帝於大安殿。帝降封宋主為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帝嘗名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

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伯顏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拔宋衢婺州。○宋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取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來降。

六月。取宋廣州。○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里海涯假雄

秀王與檡從行。

元呂師夔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竝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於北而遁。

元伯顏以文天祥北去。

浙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

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命權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

詔修平金平宋錄。

秋。七月。阿朮追敗宋李庭芝姜才於泰州。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俱以城降。阿朮執庭芝及才殺之。淮東悉平。○臨安既降。庭芝鎮揚州未下。阿朮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詔諭庭芝。庭芝斬使者。焚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糧盡來降。庭芝猶力戰。姜才出步騎五千戰丁村。我師失利。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兒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旌旗。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留朱煥守揚州。與才帥兵七千東走。庭芝行而煥來降。阿朮分兵追及庭芝於泰州西。殺步卒千餘人。庭芝入泰州城。阿朮圍之。裨將孫貴等開門納我軍。執庭芝及才。繫揚州獄。阿朮愛其才勇。不忍殺。煥

宋帝㬎

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温州。○鎮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夏

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至鎮巢軍。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居城中。福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

元世祖

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之與才所爲。不殺何俟。乃殺之。

八月。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

遷宋太皇太后於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詔分諸道兵入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里海涯攻靜江不克。

冬十月。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

十一月。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

大軍入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宜中奉其主航海。王積翁以福安降。○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福安。至是大軍攻福安。積翁爲內應。遂降。○福安宋主行都也。

十二月。宋蒲壽庚以泉州降。

大兵入宋興化軍。通判曹澄孫降。

阿里海涯破靜江。○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過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殺其都統馬塈。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

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趣帝及太后入覲。帝與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福王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變姓名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樵者以蕢荷天祥

宋主㬎遣倪宙奉表至唆都軍請降。唆都命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詔分諸道兵入兩川。○以合丹闊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至高郵稽家庄。稽聳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陸秀夫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室。宜中等尋入閩。

其時兵勢稍振。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泣誓將士奪駕。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於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宋帝㬎

進封廣王爲衛王。
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名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
詔趙溍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江西招諭使。鄒渢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劉黼卒。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衢州爲元將唆都所陷。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元。
六月。元軍入廣州。軍將黃俊死之。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俱敗走。○時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

宋帝㬎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命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不奉詔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元將阿朮乃遣兵絕餉道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朮使伯顏察兒救之才軍潰才脫身走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阿朮分道追及庭芝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與才俱被執皆爲阿朮所殺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八月元軍入眞州苗再成死之

秀王與檡圍婺州爲元將

宋帝㬎

董文炳所拒。乃還。

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於兜零。敗績。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九月。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溍復韶廣州。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塈力戰禦之。○知雍州馬塈將入衞。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元阿里海涯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入韶州。熊飛死之。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檡等逆戰於瑞安。敗績。死之。○與檡與弟與櫖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瓙。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

元軍入邵武軍。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北兵既逼。宜中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衞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

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趙溍棄廣州遁。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而死。

張珏復瀘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城中民馬塈死之廣西州郡皆陷於元○城既破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塈首塈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於元。

	丁丑
宋端宗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天祥責以大義。斬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誅林華。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壽昌軍。鼎敗死。六月。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於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於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鞏信趙時賞等皆死之。○恒攻興國。天祥逆戰不利。時鄒㵯聚兵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恒追及。鞏信以短兵接戰。創被體死。天祥至空
元世祖	至元十四年。春正月。破宋汀關。汀守黃去疾及吳浚來降。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帝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二月。復取廣州。遂定廣東諸郡。詔諸軍還。畱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帝名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李雄殺潛說友。夏四月。廣州復陷於宋。五月。湖北宣慰使鄭鼎及宋人戰於樊口。死之。○宋之淮民張德興傅高等起兵。復取黃州壽昌軍。賈居貞使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畱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秋七月。諸王昔里吉刦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帝使伯顏討平之。○昔里吉刦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於斡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宋張世傑攻泉州。蒲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遣將陷邵武軍。王積翁殺淮兵於福安府。○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宋張世傑。事覺。積翁盡殺之。八月。李恒襲敗宋文天祥兵於興國縣。天祥走循州。恒獲趙時賞殺之。○天祥使時賞圍贛州。恒遣兵援之。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我軍猝至。引兵就鄒㵯於永豐。會㵯兵先潰。恒追天祥及之。獲其妻子。其將鞏信拒戰。創被體死。天祥兵盡潰。時賞坐肩輿獨後。我軍以為天祥。禽之。天祥
附	潞公鄭鼎　以湖北道宣慰使卒。贈中書右丞。諡忠毅。後追封潞國公。諡忠肅。子制宜。至武宗大德十年再見。
	安南　國王陳光昺卒。世子日烜立。遣使朝於元。
	緬　先是元遣使來徵朝貢。國王不從。至是率衆侵元永昌。元雲南行省遣兵來伐。招降三百餘砦而去。

宋端宗

坑兵盡潰。獨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遁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客將劉洙等皆被執。時賞至隆興不屈。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世傑還淺灣。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高死之。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左右無不悲慟。

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城中民。陳瓚死之。

十一月。張鎮孫以廣州降元。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

元世祖

走循州。怡殺時賞。送天祥妻子於京師。

九月。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帝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宋二王。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唆都救泉州。宋張世傑還淺灣。遂復邵武軍。入福州。○初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宋軍。得間道求救於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去。

復黃州壽昌軍。○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張德興。執其三子。傳高變姓名遁。昂吉兒追獲殺之。

唆都破興化軍。○唆都至興化。宋守將陳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不從。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

十一月。塔出會兵下廣州。○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劉深襲宋主於淺灣。十二月。復襲宋主於井澳。

伐緬。

戊寅

宋端宗

景炎三年

是年四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帝諱昰。度宗第三子。陸秀夫立於磠州。在位二年。年九歲。

春。

正月。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攻重慶城。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

元世祖

至元十五年

春。正月。降封宋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西川平。○西川行樞密院不花等克重慶。○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戸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二月。唆都克潮州。屠其民。○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塡濠造雲梯鵞車。日夜急攻。凡二十餘日而破。遂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國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上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以唆都等行省事於福州。○宋倪宙至京師。上召塔出等北還。議宋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鎭撫瀕海諸郡。

附

安南 遣使入貢於元。

高麗 是年元改鑄駙馬印賜國王王賰。

羅氏鬼國 國王阿榨附於元。元命阿榨爲本國安撫使。佩虎符。

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州相繼皆降於元。

二月。元唆都陷潮州。馬發死之。

三月。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

都統凌震復廣州。

帝遷磠州。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來攻。奔磠州。遂有是命。

夏。

四月。帝崩。衞王即位。○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

夏。五月。宋張世傑侵雷州。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去。

六月。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弘範言宋張世傑復立衞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詔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

七月。命阿里海涯討宋張烈良等殺之。○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內附。

汰江南冗官。○阿合馬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悉處要津。有虧公道。上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

宋端宗	興者。令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衞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碙州爲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未幾。隆十二與阿里海涯戰。被獲見殺。烈良等奔思州。爲元軍所襲。戰死。阿里海涯遣
元世祖	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祥於五坡嶺。 十二月。西僧楊璉眞加發宋紹興諸陵。○楊璉眞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宋端宗

人招瓊州安撫使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於白沙口。既而州人執與珞以降。遂遇害。由是瓊南諸州縣皆附於元。

八月。有星隕於廣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永福陵。

冬。閏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遁。

文天祥為元將張弘範所執。○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來會。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及。天祥方飯五坡嶺。被執。吞腦子不死。渢自刎。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拜。天祥不屈。弘範釋縛。待以客禮。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天祥於舟中。天祥求族屬被俘者。悉遣還。

己卯

宋帝昺

帝昺祥興二年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弘範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

元世祖

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宋王立以合州降。東川平。○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州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為國有。

二月。張弘範追敗宋兵於厓山。宋主昺赴海死。○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李恒乘早潮退。攻宋軍之北。宋將張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軍大潰。宋主偕其官屬俱赴海死。

夏。四月。西僧八思巴死。○賜號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秋。九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冬。十月。張弘範以宋文天祥歸於大都。○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大都。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比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名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

咸陽王賽典赤贍思丁

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以至元十一年拜雲南行省平章。至是卒。後追封咸陽王。諡忠惠。子納速剌丁。至至元二十九年再見。忽辛。至武宗至大二年再見。○贍思丁治雲南六年。先是雲南俗。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贍思丁教之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蘿槃甸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使以理諭之。蘿槃王出降。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悉分賜從

附

占城

馬八兒

安南

以上三國俱入貢於元

宋帝昺

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元李恒帥師自廣州至。弘範命守厓山北。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陷。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元李恒攻官軍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弘範復以舟攻官軍之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

元世祖

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帝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既久。即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

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

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衞而累朝幹耳朶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

宋帝昺

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别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

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宋亡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傳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又自

宋帝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傳九主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計三百二十年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八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凡三十一年
〇止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王侯封爵先宗室次異姓例也或同姓王侯甚多而分入異姓者之前或異姓王侯甚多而分入同姓者之末以有姓與無姓爲别乃王侯敘次變例也元王侯姓名强半出蒙古難稱同異姓難於别白此卷定爲二格以同姓居上異姓居下以便考覽後二卷倣此〇元宗室封爵見於列傳者寥寥採諸王表有封年可考者錄入其見於諸王表而世系不載其名者寧闕勿備或諸王表世系有名而封年與本紀不符者從本紀〇元史外夷傳於世祖廓清中外以後遂不詳載今照本紀有外夷朝貢如八百媳婦等雖無列傳可稽亦爲補入

元世祖

庚辰

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

春正月。詔籍阿里海涯所俘戶口。放爲民。○時阿里海涯下荊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爲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彧亦言其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荊湖。不聽。

都元帥張弘範卒。

三月。帝如上都。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术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既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炳往案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於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

秋七月。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掊斂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

安西王忙哥剌

封九年。卒。子阿難答襲封。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再見。

雲南王也先帖木兒

帝第五子雲南王忽哥赤之子。是年襲封。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再見。

淮陽王張弘範

以都元帥卒。諡武略。武宗至大四年。贈齊國公。改諡忠武。仁宗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諡獻武。子珪。○弘範性明決。善詩歌。厓山之破。弘範之力居多。至是疾甚。出所賜劍甲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

恒陽王廉希憲

以平章政事卒。成宗大德八年。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加賜太師恒陽王。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希憲自江陵以疾名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雖三代可復也。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

魏公竇默

以昭文館大學士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於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

附

高麗

國王王賰。以民饑乞貸糧萬石。於朝。帝從之。賰入朝。且言願益兵以征日本。詔加賰行省右丞相。賰自領兵萬人及戰船糧具。出征日本。

日本

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詔右丞相阿剌罕等率師十萬來擊。

占城

遣使入貢。

馬八兒國

遣使入貢。

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
命阿剌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爲右丞李庭張拔都
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
十一月行授時曆○郭守敬等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
像圭表爲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
十七所徧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悉去諸曆積年月
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
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
斌○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
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
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
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鞫治之竟寘斌等於死天
下寃之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
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完者都及副
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
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
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
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䕺薪焚柵斬首二
萬級桂龍遁走

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

定公賈居貞
以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定國公子鈞

鄭公崔斌
以江淮行省左丞爲阿合馬所誣被殺武宗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涯取荆湖廣海慶

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

定公趙瑨
以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致仕卒仁宗皇慶元年追封定國公謚襄穆子秉溫累官昭文館大學士卒贈司徒雲國公謚文昭

清河侯張懋
以吉州路總管卒追封清河郡侯謚宣敏子文煥文炳

辛巳 至元十八年

元世祖

春二月皇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汝毋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許衡卒

帝如上都

秋七月阿剌罕卒於軍八月諸將棄師於海島而還○阿剌罕既卒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於島衆推張百戸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括江南戸口稅○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閏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

十二月以甕吉剌帶爲右丞相阿合馬爲左丞相

附

德清王怯台

封二十二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戸怯台卒子端真拔都兒襲爵

魏公許衡

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卒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子師可○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捨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

日本

是歲襲殺官軍於平壺島

安南

先是至元十四年國王陳光昺卒國人立世子日烜遣使入朝十五年帝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諭日烜入朝受命日烜遣使鄭國瓚等奉表陳情兼貢方物至是詔以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日烜又以疾辭止令叔遺愛入覲詔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是歲詔立安南宣慰司

占城

先是元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

撤而卒。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梁公汪良臣

隴右王世顯之第四子也。以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卒。追封梁國公。

定公王恂

以太史令卒。仁宗延祐二年。贈定國公謚文肅。

至國。還言國王有內附意。至是詔加國王榮祿大夫。賜虎符。封占城郡王。併立行中書省於國。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兵部侍郎也里迷失參知政事。

子寬貸

壽公董文忠

趙國公俊之第八子也。以簽書樞密院事卒。追封壽國公謚忠貞。

魯公孟祺

以嘉興路總管辭疾歸卒。贈魯郡公謚文襄。子二人。遵。遹。

元世祖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春。二月。遣諸王相荅吾兒擊緬。○初納剌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爲右丞。也罕的斤爲參政。命諸王相荅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帝如上都。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及午。著遂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宿衛高觹張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黜吉剌帶罷。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故是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陳桂龍來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命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

以張雄飛爲參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奏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

六月。己丑朔。日食。

命唆都將兵擊占城。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八月。帝還大都。

北安王那木罕

封北平王。十七年。改封北安。至成宗大德五年。再見。

魏公張文謙

以昭文館大學士拜樞密副使。卒。追封魏國公。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封魏國公。諡文靖。○文謙早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附

高麗

遣使入貢。

緬

是歲官軍來擊。

占城

先是國王孛由補剌者吾遣使稱臣內屬。朝廷命左丞唆都等即占城立省撫治之。既而王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凡使臣至。國皆執之。帝怒。命唆都等來擊。

俱藍

海外諸番國。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俱藍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是年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元世祖

九月。俱藍國入貢。
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古者儒與吏一也。後世以習尚而始有二焉。
冬。十月。復以耶律鑄爲左丞相。
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天祥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司馬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
以扎散爲平章政事。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因容城人。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鈔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運糧。由海道入京。遂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二人掌之。

那旺
蘇木達
蘇木都剌
以上三國。俱遣使入朝。

安南
馬八兒
以上二國。遣使入貢。

元世祖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春。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去歲旱災。稅糧在民。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而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

三月。帝如上都。

廣州兵起。討平之。○廣州民林桂方等擁衆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復命高麗王賰。及阿答海發兵擊日本。○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昂吉兒亦以為言。皆不從。

夏四月。罷採民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貪緣為害。

濱公劉思敬

以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濱國公。謚忠肅。子思恭。思義。

附

日本

帝遣阿答海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與高麗王賰來擊。

緬

是年。元諸王相答吾兒等。破江頭城。遣使招諭國王。國王不應。建都太公城。復為官軍所拔。

耶律鑄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彧言罷之。

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曲里吉思。宣慰使李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冬。十月。帝還大都。

耶律鑄有罪免。

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討殺之。○華聚衆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時象山縣民尤宗等亦聚衆萬餘。鈔掠海上。尋就哈剌帶招降之。海道以寧。

十一月。相答吾兒等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占城

王子補的以官軍破城。遁入山谷。後遣寶脫禿花陽求內附以款師。復潛殺朝使皇甫傑等百餘人。久之事覺。唆都等復遣兵來攻。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得進。乃引還。

元世祖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時荊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里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名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三月。帝如上都。

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擊占城。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名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

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時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陳日烜分兵拒之。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寧遠王闊闊出

帝第八子。始封。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再見。

鎮南王脫歡

帝第九子。始封。出鎮揚州。至成宗大德五年再見。

附

占城

國王孛由補剌者吾。遣孫濟目理勒蟄等奉表歸款。帝怒孛由補剌者吾叛服不常。復遣皇子鎮南王脫歡。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假道安南來伐。中道為安南所敗。乃還。

安南

國王陳日烜。以鎮南王脫歡來假道以伐占城。因言安南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馬八兒

遣使入貢。

元世祖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以阿必失合為平章政事

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備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

寧昌王唆都哥

以駙馬封

滕公李恒

以中書左丞從鎮南王征安南戰歿追封滕國公謚武愍子散木觧

附

安南

國王陳日烜以鎮南王脫歡屢欲假道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栰為橋渡富良江北日烜逆戰敗還日烜弟益稷率屬降於脫歡脫歡等謀引兵還日烜遣兵追襲破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帝如上都

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司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復以燮吉剌帶為左丞相

夏五月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

秋八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以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

緬

緬王遣大官阿必立相見元平緬宣慰司乞言於朝廷降旨許王海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招討使怯烈至國

高麗

遣使貢方物

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追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名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嬴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救之。

十二月。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皆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以哈剌哈孫爲大宗正。○哈剌哈孫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集僧四萬。作資戒會。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先是命阿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劉宣上言日本海洋萬里。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涯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鎭南王脫歡將之以行。宣復言日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況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安南兵。詔從之。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詔文海往江南博采知文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帝如上都。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要束木鉤考荊湖錢穀。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時遣要束木鉤考荊湖錢穀。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涯入朝。言要束木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爲姦。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歲餘方釋。阿里海涯亦尋卒。

秋。七月。免左丞相甕吉剌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剌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

置洪澤芍陂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荊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冬。十月。帝還大都。

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附

江陵王阿里海涯

以湖廣行省左丞相卒。追封楚國公。謚武定。順帝至正八年。追封江陵王。

韓公趙良弼

以簽書樞密院事致仕卒。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良弼明敏多智。帝嘗問良弼曰。高麗小國也。其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矣。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定海侯隋世昌

以沂鄉上副萬戶卒。追封定海郡侯。謚忠勇。

那旺

來來

馬八兒

須門那

僧急里

南無力

馬蘭丹

丁呵兒

急蘭亦鮮

蘇木都剌

以上十國。皆海外諸番。因楊廷璧屢招之。遂俱入貢。

安南

高麗

以上二國俱入貢。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春正月復詔脫歡督諸軍擊安南屢戰敗之陳日烜棄城走

二月以麥木督丁為平章政事○初麥木督丁為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己廉潔起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麥木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濟南王也只里 烈祖第三子哈赤溫之曾孫也始封

秦王按檀不花 帝第三子忙哥剌之次子也忙哥剌初封安西王又改封秦王兄阿難答至元十七年襲封安西王爵至是按檀不花襲封秦王

濟寧王帖木兒 特薛禪之曾孫也以從征乃顏有功封濟寧郡王明年再見

河南王阿术 兀良合台之子也以左丞相西征至昤剌霍州卒追封河南王

寧濮王昌吉 以駙馬封

平原公趙孟桂 平原公與芮之子是年襲封

附

安南 國王陳日烜與脫歡等戰屢敗脫歡等遂深入國境日烜棄城走於海

緬 緬國王為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不速速古里又害嫡兄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為逆時雲南王所遣阿難答等在國亦遇害未幾雲南王與諸王討平之

帝如上都。

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先是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衞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

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
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
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
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
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
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
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
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
之。秋八月。帝還上都。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十一月。以桑哥爲尚
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
○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
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
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
獪。毋令他日得以脇問誣伏爲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
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
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考。汝獨不死邪。或
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
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
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
相。進李右丞。

左丞相阿术卒。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春正月帝畋於近郊

二月毁宋故宮為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眞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毁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還宮遂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謝帝曰汝豈漢人比邪

脫歡引軍還為陳日烜所敗日烜尋遣使來謝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决不可以辱名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兵起○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鎭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兀魯灰還至哈剌温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帝還大都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於舟中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

濟寧王帖木兒

封二年卒子二珝阿不剌阿不剌桑哥不剌

魏公愛魯

以雲南行省尚書右丞卒謚毅敏追封魏國公改謚忠節

成武公也速台

以昭勇大將軍卒追封成武郡公謚顯毅

永平公阿台

以昭武大將軍卒追封永平郡

公謚忠亮

魯公商挺

以樞密副使免官卒仁宗延祐初贈魯國公謚文定子五人琥璘瑭瓛琦

恒公焦德裕

以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恒國公謚忠肅子二簡潔

上黨公樊楫

以參知政事從脫歡征安南戰歿文宗至順元

附

安南

國王陳日烜為脫歡所追因遣使請降以款師復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等率衆來攻將士多被疫不能進遂謀引還日烜復集兵遏脫歡歸路樊楫阿八赤皆戰死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貢金人以代己罪

馬八兒

遣使來朝

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衞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於吐蕃

十一月立桑哥輔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文用入爲中丞首舉胡祗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文用獨不附之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爲大司農

年贈上黨郡公謚忠定

彭城公劉宣

以南臺御史中丞被誣自殺仁宗延祐四年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成武公艾貌

艾貌屢有戰功以昭勇大將軍卒後追封成武郡公謚顯敏

清河侯張照

以東昌路總管卒仁宗延祐五年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照濟南人幼穎悟力學爲鎮江路總管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及爲東昌路總管吏民畏服以治最稱

元世祖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淸。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二。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二月。帝如上都。

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鎭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荅兒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不食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

五月。以忻都爲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參知政事。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絮矩爲尚書省舍人。○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桑哥以聞。擢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附

順昌王阿塔海　以行江西中書省事卒。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子阿里麻。

安南

羅斛

平昌公管如德　爲江西行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叛。帝命如德統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胄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即擁騎前降。如德卒於軍。封平昌郡公。謚武襄。子淳祖。

女人

緬

以上四國。並遣使貢方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夏四月。帝如上都。

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驆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請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䚟更易其法。今宜復分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童罷。○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大水。○江南民流亡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鎮遠王牙忽都　睿宗第八子撥綽之孫也。以從征海都。賜爵鎮遠王。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再見。

梁王甘麻剌　太子真金長子也。始封。至二十九年再見。

靖遠王合贇　睿宗次子旭烈兀之曾孫也。始封。

附

安南　國王陳日烜卒。子日燇襲位。遣使入貢。

元世祖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葉李。以罪免。○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怒。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

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

三月。踣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眞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眞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

南陽公葉李

以尚書省右丞免官。卒。順帝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附

高麗

是歲帝以國王王賰子謜爲世子。授特進上柱國。又以國中饑。給米三十萬斛。

安南

是歲帝遣張立道來徵國王陳日燇入朝。

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辭不至○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下桑哥獄逮其黨要束木誅之○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置於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桑哥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遣使招諭琉球○琉球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至是以海船副萬戶楊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閩人吳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

冬十月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

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詔議科取之法○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爲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名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恭懿亦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秋八月帝還大都

罷福建銀冶○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斂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爲言亦詔罷之

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其王入朝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甘麻剌爲晉王鎮北邊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顔討之○伯顔兵至阿撒忽禿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顔先登陷陣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顔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爲江淮行樞密副使○珪弘範子也帝謂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

甞以古直稱之平宋之後上將用師日本磐入諫上怒謂磐有他心對曰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上意乃解至是卒年九十二

太原侯王倚

初爲太子家丞尋授禮部尚書以疾辭卒追封太原郡侯謚忠肅

瓜哇

國王以帝遣孟淇至國黥淇面淇還帝怒命亦黑迷失史弼等來伐時國王爲葛郎國所殺王壻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免朝賀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

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剌丁等

麥朮督丁罷以鐵哥剌真並爲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眞金令有司以漢聘四

晉王甘麻剌

封梁王三年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朶之地斡耳朶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至成宗大德六年再見

延安王納速剌丁

故咸陽王贍思丁長子以陝西行省平章卒追封延安王

洛公王磐

累官太常少卿以資德大夫致仕卒追封洛國公謚文忠○磐少負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詞宏放浩無涯涘性剛方不妄言笑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上

附 安南

王陳日燇以張立道奉朝命至國曉諭禍福因遣使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願朝之意時朝議謂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遂不朝帝復遣梁曾等持詔來諭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

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置之。

汰冗官。○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二月。以楊璉眞加子暗普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眞加不已。罷之。

帝如上都。

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劉因卒。

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鐵木耳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遁去。乃名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愼者惟此與女色耳。

梁王松山

帝曾孫甘麻剌長子。始封。

東平王安童

魯國忠武王木華黎五世孫也。至元二十八年。以右丞相罷。至是卒。成宗大德七年。贈東平王。謚忠憲。子兀都帶。

容城公劉因

初以處士徵爲右贊善大夫。辭歸。復以集賢學士徵。固辭不至。至是卒。仁宗延祐中。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因天資絕人。日

附

高麗

國王王睶。更名昛。遣使入奏。乞功臣號。詔錫推忠宣力定遠功臣。昛尋入朝。

安南

國王陳日燇。以梁曾諷使入朝。不從。遣陶子奇偕曾入貢。子奇遂被拘於江陵。

秋。七月。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至是以爲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赦。

十一月。以伯顏爲平章政事。

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春。正月。帝崩。○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

粱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毋乃未之思乎。

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於是云。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彧。名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剌氏。妃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於上都。大赦。○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定策之際。諸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曰皇太后。○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五月。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復以帖木兒爲平章政事。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不忽木罷爲陝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

附

淮王伯顏 蒙古八鄰部人。以太傅知樞密院事。卒。成宗大德八年。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順帝至正四年。追封淮王。子實的囊加歹。○伯顏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還朝。裝惟衣被。未嘗言功也。

高唐王闊里吉思 汪古部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之曾孫也。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從太祖平乃蠻有功。卒。追封高唐王。是年闊里吉思以討宗王也不干有功。因襲封高唐王爵。至成宗大德二年再見。

清河公張礎 以安豐路總管卒。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子淑。

安南 國王陳日燇。以成宗即位。釋使臣陶子奇歸。因上表慰國哀。並獻方物。

元世祖

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耶。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帝巡狩三不剌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時伯顏已屬疾。張冃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爲參知政事。伯顏察兒參議省事。○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粲德瑋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伯顏察兒平章政事伯顏弟也。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

禁侵擾農桑者。

乙未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

諱鐵木耳。世祖孫。裕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

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資。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夢炎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三月。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強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术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爲中州。凡爲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爲州。

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爲邦本。今饑餓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尋亦命下。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玉昔帖木兒卒。

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廣平王玉昔帖木兒

廣平王博爾术之孫也。以太師鎮北邊。卒。至帝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謚貞憲。

濟寧王蠻子台

濟寧王帖木兒之弟也。帖木兒至元二十五年卒。二子皆幼。至是以蠻子台襲封。

附

安南

遣使入貢。

元成宗

丙申

元貞二年

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時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毆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二月以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爲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

夏六月頒官吏受贓條格○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括江南隱蔽田○凡伯顏阿朮阿里海涯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之○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効數日六十就擒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蔡公張弘略

汝南王柔第八子也以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蔡國公謚忠毅子玠瑾琰

鄂公史弼

以平章政事封鄂國公卒

丁酉

大德元年

春正月以也先帖木兒爲平章政事

詔改元大德赦天下

帝如上都

太后幸五臺山○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且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尤不可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之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初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援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堤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祅星出奎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以吳元珪爲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

世祖之孫西平王奧魯赤之子始封

昇王土土哈

欽察國主之裔也以同知樞密院事卒追封延國公諡武毅後子牀兀兒至十一年加封昇王子牀兀兒至十一年再見

鄭公奧魯赤

扎剌台人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鄭國公諡忠宣子拜住

壽公董文用

趙國公俊子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追封壽國公諡忠穆

馮翊公雷膺

以集賢學士卒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子肇

附

高麗

國王王昛請於朝願傳位於世子謜帝乃封昛爲逸壽王以世子謜爲高麗王

緬

先是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使奉表入朝請歲輸銀帛馴象等物至是詔封爲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以虎符

戊戌

大德二年

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奠之餘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櫺星門外名曰抛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初太子眞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罷中外土木之役○帝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因以節用爲請遂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

開鐵幡竿渠○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夏五月以何榮祖爲平章政事

六月徵湖廣夏稅○初阿里海涯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名高麗王謜入朝

江西江浙水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出子孫星下

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附

高唐王闊里吉思

進封五年以備邊遇敵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大德九年謚忠憲追封趙王子术安○闊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

林公完者都

欽察人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林國公謚武宣

鄭公崔彧

以御史中丞平章政事卒武宗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高麗

國王王昛既傳位於子謜有言謜僭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臣金呂帝名謜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昛爲王

安南

瓜哇

金齒

以上三國並遣使入貢

元成宗

己亥

大德三年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剌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帝如上都

遣僧一山使日本○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書成上之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高麗王昛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闊里吉思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爲編民○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爲楊璉真加冒入寺籍爲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奏日食不應○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以阿魯渾薩里爲平章政事○帝初撫軍北邊數名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名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魯渾薩里父别名萬全故以全爲氏云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定遠王藥木忽而

睿宗第七子阿里不哥之子也始封至九年再見

雲公鐵哥朮

以婺州路達魯花赤卒追封雲國公謚簡肅

趙公何榮祖

以昭文館大學士卒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附

高麗

遣使入貢

緬

國王遣世子奉表入謝兼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帝因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賚遣還

庚子

大德四年

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弘吉剌氏崩○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卽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三月帝如上都

夏四月以不蘭奚爲平章政事

五月緬阿散哥也弑其王的立普生拿阿廸提牙遣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等發兵討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秋八月更定廕敘格○正一品子敘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爲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閏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厪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

附

魯公不忽木

以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卒武宗時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二回回巙巙○不忽木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卽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揚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每聞其言必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也

緬

先是國人僧哥倫作亂國王的立普生拿阿廸提牙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家牢王尋遇害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來討

元成宗

辛丑

大德五年

春。正月。罷征東行省。○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䂓言設行省不便。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連兵反。○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翦髮黥面為兵。衆惑之。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卻。

秋。七月。詔薛超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篤哇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禁酒。○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帝還大都。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北安王那木罕　封二十年。卒。仁宗延祐中。賜諡昭定。

鎮南王脫歡　封十八年。卒。子老章襲封。

昌王阿失　以從海山討篤哇有功。封昌王。子剌失里。

洹公唐仁祖　畏兀人。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卒。追封洹國公。諡文貞。子恕。

齊公張弘綱　以河南萬戶從劉深征八百媳婦國。與叛蠻宋隆濟等戰歿。追封齊郡公。諡武宣。

潁川侯陳思濟　以僉河南江北等處行省事卒。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子誠。

附

高麗　國王王䂓以朝廷設征東行省。監制本國。不便。奏聞於帝。詔罷行省。

緬　遣使入貢。

金齒　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時朝廷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詔遣薛超兀兒等移征緬兵來討。

壬寅 大德六年

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廪藏倉庾相望。車馬塡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戸千戸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摭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旣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劉深朱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不報。遂謝病去。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便。命卽行之。毋越三日。

二月。帝有疾。

三月。赦。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䚟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寨。遣也速䚟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策。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帝還大都。

晉王甘麻剌

改封十一年卒。仁宗朝。諡獻武。子三人。長也孫帖木兒嗣爵。次松山。次迭里哥兒不花。後英宗遇弑。也孫帖木兒卽位。是爲泰定帝。追尊甘麻剌爲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

東平王兀都帶

丞相安童子。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卒。武宗至大二年。贈東平王。諡忠簡。子拜住。

附 安南

遣使入貢。

癸卯

大德七年

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剌沙。並爲平章政事。汰諸司冗員。○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

二月。遣使巡行天下。○罷贓汙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寃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鐵哥爲平章政事。○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完澤及伯顏等俱坐贓。伯顏等免官。完澤釋不問。○初朱清張瑄徧以金玉結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完澤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詔伯顏迷兒火者。梁德珪。八都馬辛等。讁戍遠邊。段貞阿魯渾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帝如上都。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訖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完澤卒。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御史言瓜沙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乃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秋。七月。篤哇遣使乞降。○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

典元王完澤

以右丞相卒。追封典元王。謚忠憲。○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捐免積逋。恪守成憲。散財發粟。以頒賜百姓。帝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

趙公禿忽魯

以樞密副使卒。追封趙國公。謚文肅。子山僧。

天水侯趙與熛

宋宗室子。以翰林學士卒。追封天水郡侯。謚文簡。子孟實。○與熛嘗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其在朝。忠言讜論。無所顧憚。死後家貧無以爲葬。帝命有司賻鈔。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

附

高麗

國王王昛既復位。厚歛淫刑。國人羣怨於朝。因得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王約來諭。昛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執祈送闕。

元成宗

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剌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愼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

以哈剌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爲左丞相。

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荅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名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九月。帝還大都。

復以朮八剌沙爲平章政事。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簽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爲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甲辰

大德八年

春。正月。地震。○平陽尤甚。民居摧毀。

二月。帝如上都。

增置國子生。○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衞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於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帝還大都。

復伯顏等官。以阿里爲平章政事。○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名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山爲懷寧王。

威武西寧王出伯

睿宗第六子旭烈兀之玄孫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懷寧王海山

以順宗次子封。至大德十一年。卽大位。是爲武宗。

鞏公葉仙鼐

畏吾人。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卒。追封鞏國公。諡敏忠。

益公李庭

以平章政事卒。追封益國公。諡武毅。子大用、大椿、大誠。

齊公劉國傑

以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歡。

附

安南

遣使入貢。

太原公王惲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致仕。卒。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子公孺。

元成宗

乙巳 大德九年

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尋敕毀之。
三月。帝如上都。
隕霜殺桑。○般陽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郊祀之事。
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
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
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
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
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
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
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
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
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
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
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
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
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
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
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秋七月。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荅剌麻八剌次子。
海山母弟也。
以叚貞八都馬辛並爲平章政事。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
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
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荅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
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
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
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威定王藥木忽而
封定遠王七年。改封威定。

衛安王完澤
憲宗第三子玉龍荅失次子也。始封。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附

高麗
國王王昛卒。

武寧王徹里
以中書平章政事卒。追封徐國公。謚忠肅。英宗至治二年。追封武寧王。謚正憲。子朶兒只。

高唐王朮忽難
高唐王闊里吉思之弟也。闊里吉思大德二年卒。子朮安尚幼。至是以朮忽難襲封。

濮公忙古帶
以雲南行省左丞卒。武宗至大四年。追封濮國公。謚威愍。子火見赤。

丙午

大德十年

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閏月。以徹里阿散。並爲平章政事。

二月。帝如上都。

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秋。八月。開城地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鎮寍王孛羅兒 睿宗孫乃剌忽不花子。始封。至仁宗皇慶元年再見。

濮陽王脫帖木兒 以駙馬封。至仁宗延祐四年再見。

澤公鄭制宜 以大都留守卒。追封澤國公。謚忠宣。子阿兒思蘭嗣。

附高麗 國王王謜以大德二年入朝。帝留不遣。王昛既卒。因遣謜還國。復襲王位。謜尋改名章。

丁未

大德十一年

春。正月。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

帝崩。○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名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官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荅歸於上都。○哈剌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

越王禿剌 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武宗即位。以功封。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楚王牙忽都 封鎮遠王。十八年。武宗即位。改封。

鎮遠王脫列帖木兒 鎮遠王牙忽都之子也。武宗即位。以父子忠勤。牙忽都改封楚

魯王瑚阿不剌 濟寧王帖木兒長子。帖木兒卒。時瑚阿不剌尚幼。至是加封魯王。至武宗至大二年再見。

淇陽王月赤察兒 博爾忽之曾孫也。以太師錄軍國重事。出爲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剌哈孫覘之。因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剌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囊加歹詣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初海山

王。因以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王爵。

齊王八不沙
烈祖第二子搠只哈兒之曾孫也。武宗即位。封。

濟王朶列納
烈祖第三子哈赤溫之孫也。武宗即位。封。至仁宗皇慶元年再見。

寧王闊闊出
封寧遠王二十

奉元王賀仁傑
以上都留守請老歸第。武宗即位。念世祖舊臣。名赴闕。道卒。追封雍國公。諡忠貞。仁宗延祐六年。追封奉元王。子勝。

趙公阿魯渾薩理
以中書平章政事卒。仁宗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子三人。岳柱。久著。買住。

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胥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海山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爲皇太后。

加哈剌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

以塔剌海爲左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

四年。武宗即位。改封。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豳王出伯
封威武西寧王。四年。武宗即位。改封。

營王也先帖木兒
封雲南王。二十八年。進今封。至泰定帝致和元年再見。

北寧王迭里哥兒不花
顯宗第三子。武

應公曲樞
以扈從功。拜光祿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壽卒。子二人。長伯都。次伯帖木兒。

奉公脫脫
爲御史大夫。武宗即位。封奉國公。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容公牀兀兒
爲知樞密院事。武宗即位。封容國公。至武宗至大二年再見。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詔定祔廟之次。○哈剌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弘吉剌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

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也非禮矣。況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於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哈剌哈孫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以牀兀兒不蘭奚並為平章政事。

秋七月。封禿剌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為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為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於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錄軍國重事。哈剌哈孫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以塔剌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失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政事。○謀沙以角觝屢勝。遂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闕。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

宗即位。封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安西王阿難荅

封二十八年。以謀變伏誅。

鄆公鐵古迭兒

為御史大夫。武宗即位。封鄆國公。

元成宗

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此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
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
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
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〇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
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
下咸賜之。
以塔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〇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
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
載而罷。今復建中書於舊省。乞從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
一蒞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〇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
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行。
徵處士蕭𣂏為太子右諭德。〇𣂏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
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
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
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
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

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
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
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諡貞敏。
詔改大德十二年為至大元年。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

諱海山。順宗長子。成宗姪。在位五年。年三十一。

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撲交下。曳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以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

夏。四月。罷征東行省。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世㻋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築呼鷹臺於漷州。○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漷州澤中。

以答思不花為右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

九月。帝還大都。

定王藥木忽而 改封威定王。四年。又改今封。

寧肅王脫脫 太祖孫。术赤太子第五子。始封。

隴王火郎撒 太宗第六子合丹之孫也。始封。

陽翟王禿滿 太宗第七子滅里之曾孫也。始封。

壽王乃蠻歹 烈祖第四子鐵木哥之曾孫也。始封。

順德王哈剌哈孫 以太傅右丞相卒。追封順德王。謚忠獻。子脫歡。

梁公何瑋 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梁國公。謚文正。

應公三寶奴 是年初封渤國公。尋加中書右丞相。改封應國公。至三年再見。

魏公教化 為平章政事。加授太尉平章軍國重事。封魏國公。

康公阿沙不花 以中書右丞相。封康國公。明年再見。

附

高麗 國王王章奏言於帝曰。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詔罷行省。

元武宗

冬十月。以西僧教瓦斑為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遷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令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廩藏空虛。用度日廣。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左丞相。

罷天下屯田。○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邊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剌哈孫卒。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以赤因帖木兒為平章政事。

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漠北悉平。○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黨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元武宗

己酉 至大二年

春。正月。越王禿剌有罪。賜死。始親享太廟。○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追還內降璽書。○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令翰林領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士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從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羆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保八為右丞。王羆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

越王禿剌

封三年。居常快快。有怨望意。至是侍宴萬歲山。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禿剌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被誅。

襄寧王也速不干

太宗第三子闊出之玄孫也。始封。

恒陽王也先不花

以湖廣行省左丞相卒。文宗天曆二年。追封恒陽王。謚文貞。子五人。亦憐真。禿魯。答忠。怯烈。按攤。亦憐真至仁宗延祐元年再見。按攤。初以孝行聞於朝。拜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威望素著。夷人帖服。在鎮期年。以省親辭去。是年。奔父喪於武昌。以哀毀致疾。卒。天曆二年。追封趙國公。謚貞孝。

順寧王阿沙不花

封康公。二年。卒。順帝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謚忠烈。子伯嘉訥。

句容王牀兀兒

封容國公。三年。進封句容郡王。至英宗至治二年再見。

趙王注安

以駙馬封。

附

八百媳婦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來招諭。尋以敗去。

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錢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用銅錢。慮有相妨。令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貿江南富民子爲軍。○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行之。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以阿散爲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冀公石天麟

以平章政事卒。追封冀國公。諡忠宣。子珪。

雍公忽辛

故咸陽王贍思丁第三子。累官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以母老謝職歸養。尋卒。後追封雍國公。諡忠簡。

庚戌 至大三年

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弘吉剌氏。

二月。寧王闊闊出謀反。流於高麗。○闊闊出與禿剌子阿剌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竄阿剌納失里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於市。遂欲誅闊闊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於高麗。

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帝如上都。

兗王買住韓 太祖第二子察合台之曾孫也。始封。	衛王完澤 封衛安王。六年。改封衛王。	寧王闊闊出 改封四年。以謀叛流高麗。
爵王瑚阿不剌 封四年。卒。子阿里嘉室利襲封。	趙王朮安 趙王闊里吉思子也。初朮安父死節。請於朝。得歸葬。至是朮安襲封。	薊公王壽 以集賢大學士卒。贈薊國公。謚文正。
秦公立智理威 以湖廣行省左丞卒。初贈寧夏郡公。謚忠惠。尋贈秦國公。子二人。長買訥。次韓嘉訥。	齊公樂實 為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齊國公。明年再見。	義公脫虎脫 封秦國公四年。改封義國公。明年再見。
楚公三寶奴 改封應國公。三年。又改封楚國公。明年再見。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總百司庶務。

荆襄大水山崩。○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詔減宮人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三寶奴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殺大都留守鄭阿兒思蘭。○阿兒思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冤之。

城中都。

辛亥

至大四年

春。正月。帝崩。○廟號武宗。國語稱曰曲律皇帝。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流忙哥鐵木兒於海南。○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字羅鐵木兒等姦貪害政。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
名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名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𣂏。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賢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詔百司遷陞品秩者。復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則抵罪者庶無寃抑。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慙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朶兒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 封北寧王五年。仁宗即位。改今封。

洪陽王月赤察兒 封五年。自和林行省入朝。尋卒。謚忠武。

秦公李孟 為平章政事。仁宗即位。封秦國公。至延祐二年再見。

播公楊賽因不花 為播州宣撫使。討盧崩叛蠻。卒於軍。仁宗即位。追封播國公。謚忠宣。子嘉貞襲。

爵。

義公脫虎脫 改封二年。以罪誅。

楚公三寶奴 改封二年。以罪誅。

齊公樂實 封二年。以罪誅。

附

安南

占城

金齒

羅鬼

以上四國。俱遣使入貢。

元武宗

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今弟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卽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眞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勵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

詔改明年元爲皇慶

冬十一月罷營繕○帝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因李孟言罷諸營繕特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